

STARCRRAFT
HEART OF THE SWARM



太空工程戰士

Kal-El Bogdanove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在上一場戰爭入伍後，不到一週，綽號「老灰」的比爾·波士魁特的後頸就時不時像這樣發癢。他在丘司長大，一顆被導覽手冊隨口稱為「新墨西哥」的微小星球。主要的原因就是那裡一望無際的高原沙漠景觀。老灰曾在擁有這種環境的區域工作，度過他的年輕時代。那時的他想像著前往優美的崖邊都市，和那些比他富有的人們一樣，帶著家人和情婦享受終年不斷的陽光和乾燥空氣，去除他們的「暈船熱」和「登機症」，以充分享受自己的上億資金身價。

在丘司的戶外生活讓老灰的脖子看起來像是一條皮帶。乾燥、深棕色，甚至在你正忙得像條狗的時候，身上沒有暴露在陽光和熱風裡的部位也早已汗流成河。服役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會讓你待一個巨大的罐子中，然後開著那個罐子在一個更大的罐子裡飛來飛去，遠離光線與空氣。T-280 太空工程車裡的接合結構讓老灰的脖子上滿是汗水，而少了陽光和熱風來乾燥汗水，沾滿汗水的脖子，在經過一整天的工作後就會發癢。老灰有種幻覺，覺得每當自己感到惱怒，脖子就會癢得更嚴重，而此刻，看著聚集在顯示器前方的手下嘰嘰喳喳吵個不休，他感覺脖子簡直癢到無以復加。

「別管材料了。天殺的，先來說說看我們要怎麼造出那些該死的東西吧？能同時承受兩台攻城坦克一前一後通過架在長度四分之一公里間隙的摺疊式橋架，但重量輕得能裝載在全副武裝的運輸機上。操！」

說話的男人名叫維果·扎爾克，綽號「大鮑」。在這星球上，扎爾克曾是圖拉克斯二號星捕魚船隊的起重機專家，而到了太空，他自然必須從這個角色退役。人稱「找碴」的丘特爾·烏索羅（來自舊信實區，從聯邦礦業集團裡精挑細選出來的爆破人員）搖著頭，並大聲說：「說實話，老兄，我他媽更擔心雷諾會開始叫我們讓兩台大傢伙並行穿過四分之一公里的長溝。」

老灰放任他手下的工程車駕駛員喋喋不休地抱怨了一陣，同時觀察著他們，腦中思考著這個問題。在他身邊的這群人都不是年輕；該死，裡面最年輕的腦袋上面都長出中年灰髮了。在成立這個瘋狂的單位時，雷諾原本要幫老灰找些年輕人來。他從尤摩捷中央大學的學生裡挑出最優秀最聰明的送來這裡（好吧，好歹也是在自治聯盟、尤摩捷護衛軍和凱爾莫瑞亞集團挑完之後）。這些人腦裡都有一大票理論，但從沒蓋過比模型更大的東西。

簡單來說，這群人絕大部分菜到會在聽見槍響的瞬間把焊槍掉到地上，但那個單位可不能這樣菜。雷諾突擊隊是一個反抗組織，和該死的自治聯盟作戰，手上資源卻不及對手的百分之一。他們的人手、武器甚至時間永遠落於下風，但吉姆·雷諾總有辦法率領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贏得勝利。

為了挑戰不可能的任務，雷諾需要一群有辦法承受壓力，就連在火線上也能解決惱人的工程難題，甚至在必要時刻保衛他們工作目標的工程車駕駛員。雷諾找到了老灰來領導這一群瘋子，他是個曾經在小口徑子彈像槍林彈雨一樣落在自己那台 T-280 的背上，卻依舊能在雷諾眼前完成惡狼修復工作的男人。當老灰跟雷諾說他派來入團的人全都不夠格接受這項任務時，雷諾很有耐心地看著他辭退所有人，從候補名單裡另外聘僱。

而他也真的聘到了人。老灰需要的是一群技藝熟練的工人；一群底子和老式戰爭口糧裡制式十號點心蛋糕一樣硬梆梆的專家。他需要一群完全清楚自己謀生工具的傢伙，三十個和他一樣的人，他決心要找齊這些傢伙。老灰搗遍了整個星區裡的各個港口和建築工地（還有相當數量的酒吧），鎖定各式各樣的目標，從和他一樣擁有學位的工程師，到技術好到能化腐朽為神奇的自學成材工人都被他招募進來。

他們的年紀全都超過陸戰隊員的平均年齡，有三分之二曾參與過佛瑞卡星甚至艾爾星的戰爭。這些事實造就了這個經典的陸戰隊笑話：「對工程車駕駛員客氣點，他搞不好是你爸！」這笑話總是讓那些痞子狂笑不止，直到他們親眼看見：在其他突擊隊員躲起來閃避兩架女妖戰機的全力轟炸時，工程車駕駛員卻頂著砲火硬生生蓋出一座指揮中心和六座碉堡。突然間，工程車駕駛是這世上一群最機車頑固的嘮叨老爸這個笑話再也不是那麼好笑了；真正重要的是他們能在地獄般炎熱的八月某日下午，頂著惡魔的彈幕蓋出一座雪堡來。

或許正因如此，聽著他們像普拉德瓦特那群賣魚婦一樣碎碎念才讓老灰的脖子癢成這樣。他知道，如果連這些人都開始發牢騷，那肯定是有相當充分的原因。

自從禮拜二早上，主焊接師史提吉斯收到那封信開始，他們就一直爭吵不休。和大多數工程車駕駛員一樣，史提吉斯在老家有個家庭，三個男孩和一個勤勞的妻子。那封信送來他長子過世的消息。出於義務，那孩子加入星球上的防衛民兵隊，並在進入外大氣層和蟲族交戰時被所謂的「友方砲火」給炸死。

星期二下午，史提吉斯將他正在組合的一台全新渡鴉給焊成了好幾團昂貴垃圾的集合體，後來找碴和一個名叫派特爾的纖維澆鑄工將他拉出他的塑鋼焊接機體。

老灰見識過年輕苦工怨天尤人的德性，從配給食物抱怨到工程車駕駛員領取第二份餐點的架子，或是枕頭不夠之類的。但打從史提吉斯收到信開始，他們的脾氣就變得異常暴躁。

老灰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已經成年的兒子；其中一個在經營老家的峽谷市場，另一個在尤摩捷設計最尖端的推進器。他們的處境都不比史提吉斯的孩子安全多少，當他在腦中描繪出他們的樣子，那影像會逐漸演變成三個曠野上的身影，四面八方全都是敵人包圍著。時間和距離總是會增強焦慮的情緒。自從收到那封信，這感覺就成了老是讓他胃痛的一種壓力。

他把這情緒拋到一旁，並清了清喉嚨。「好了，聽著。如果我想要聽『辦不到』，我會去找某個自治聯盟的政客講話。我們下午四點再試一次。到時候，我要看見所有的三人小組做出一份邏輯上可行的材料表。多出的時間是你們自己的。看是要祈禱或是玩牌，隨便你們。」

老灰掃視了眾人一眼；他們又髒又邋遢，像是一張張被反覆閱讀很多很多次的信紙一樣。「我看你們有些人該到健身房裡多花點時間。」其中一些工程車駕駛員吃吃笑了出來。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包括我也是。」更多人咧嘴笑了。「解散。」

老灰看著工程車駕駛員推擠著出門，手伸到背後，用遠端面板的操作筆搔著他的脖子。他是老大，想辦法處理這件事是他的工作。狗屎。

羅利·史汪大力而爽快地放下杯子。一般來說羅利都是這麼大力又爽快。在他身上有一種昂然自得的特質，令老灰頗為喜愛。或許是因為他自己總是比較保守，從來不會去成為打破沉默的那個人。

羅利是船上的輪機長。幾年以前，工程車駕駛員和輪機組一起上船，負責修理剛經歷一場惡戰的海伯利昂號。在埋首機件和油汙的過程中，老灰認識了他這輩子最好的朋友，當然對羅利來說也是一樣。

儘管兩個男人在個性上是位處極端，卻能相處融洽。老灰認為有部分該歸功於他們的位階和專業很類似，工作範圍卻不會相互重疊，就像是種規律一樣。我們可以相安無事地向彼此抱怨，不用擔心激怒對方。所謂的抱怨通常是羅利把吉姆·雷諾稱為「該死的老大」，並且為了他上次和指揮官爭執的問題嘮叨整整二十分鐘。

Comment [ML1]: In game, Rory's lines "hotshot" is usually translated to "老大"

今天或許有些不同。老灰一邊這樣想，一邊聽著羅利滔滔不絕地講著他至少重複過一千次的響尾蛇優點。事實是，儘管老是爭吵，雷諾和史汪的感情卻好得要命。因此，既然老灰想找方法說服雷諾做一件他肯定不想做的事，他知道羅利會是尋求建議的最好人選。史汪正說到一場大冒險的結尾。「——天啊，我很懷疑他們會不會再讓我降落到那個衛星上了。」老灰咯咯笑著（儘管這故事他聽了十幾遍了），並思索該如何解釋他的憂慮。

「聽著，史汪…」

「你在想什麼，兄弟？」

老灰大口灌了一口啤酒，然後說。「你結婚了嗎？」

史汪咧嘴笑了。「結不只一次了。問這幹啥？有人在找只有一隻手的老公嗎？」

老灰抓了一把脆餅，從史提吉斯的事情開始說起，並注意到當他講起那台報廢的渡鴉時，史汪臉上閃過痛苦的表情。最後，他終於說出主要擔心的事情。

「問題就是他們從來沒放鬆過。他們永遠都是處於緊繃狀態，這已經開始影響到他們了。他們沒來由地變得暴躁，腦子也不像以前一樣靈敏。這就像是個在背景執行的子程式，你或許不會馬上發現，但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你的中央處理器一直處於超載狀態。羅利，他們得見見他們的家人。就算幾個小時也好。他們已經快要…崩潰了。」

羅利打開又關上他生化手臂的掌部。「嗯，是啊，當然會這樣了。哼…對船上大部分的小子來說，這應該是他們第一場仗吧？年輕人會為了道理或仇恨而戰；有時候則是為了好玩。你跟我就不是這樣了。」

老灰哼了哼氣。「大騙子，你也是為了樂趣才參戰的。」

史汪咯咯笑著。「是呀，好吧，或許我是這樣，但你的人就不是了。他們是為了家人而加入戰爭。你得去見雷諾。」

「見他說啥？」

「說你跟我說過的東西。去你的，你們兩個都是從某個偏遠鬼地方來的老傢伙，一樣喜歡把嘴閉得緊緊的。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和這種牛仔打交道的最好方法就是有話直說。你想怎樣就說什麼。」

「我不喜歡提要求。」

「你不是在要求他什麼，你只是把需求告訴他。雷諾不是傻子。他會，呃，看見裡面的道理。記住，在這絕望地獄裡打滾的突擊隊員，身上都有個共同點。我一直在看著你、雷諾，還有其他所有人，我知道你們就像是厭倦了的士兵，不想把一輩子都奉獻給連花十

塊錢來救自己或任何人老命都不願意的法西斯佬。從這點切入，再往上疊床架屋，就像你在組裝一台裝甲車的時候一樣。」

老灰嘆了口氣。「你還真是樂觀。」

羅利一陣狂笑。「那你就是個死怪胎。你可以赤手空拳地去揍一名狂戰士，連眼睛也不會眨一下，但想從你嘴裡撬出十個字，你就跟個含羞草一樣。」

史汪伸手到吧台那裡，自顧自地扭開龍頭。「如果你不問，答案永遠是不。第一步就是張開你的嘴。跟我乾了這一杯，然後去給他好看吧。」

「那是不可能的。」雷諾說話的口氣裡有種輕描淡寫的堅定，能讓年輕士兵忍不住站起來敬禮，也讓老灰的手不由自主地往後頸部搔去。

「我們的處境十分艱難。讓這艘船持續航行得消耗不少資源。大多數士兵都忙著把這些資源轉換成可用的彈藥。你的隊員帶來的效益則是其他小隊整年任務收入的十二倍。」

「比同等人數的自治聯盟工程團多上七倍，而且只用他們三分之一的經費。」老灰說。「吉姆，這些帳面上的數字我都知道。」

「你證明了我的觀點。」雷諾拔出一把長獵刀，從放在他桌角碗里的希羅粗皮蘋果上頭切了一大塊下來。「我們沒辦法放你們離開。」他用刀子尖端把那片蘋果送到老灰面前。老灰禮貌性地微微舉起空著的手，做了個拒絕的手勢，並吸了口氣。雷諾繼續說下去。

「我們正處於一場如火如荼的反動戰爭裡。要想撐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莫比斯的那些傢伙開心。」

雷諾咬了一口蘋果，咀嚼著，吞了下去。

「領導力是件小事。經費的重要性並不輸給人。你有想過自己會走到今天這裡嗎？」老灰思考了一陣子。「我想我一直覺得自己會替那些有錢人建造度假勝地。空閒時就經營牧場。慢慢變肥，讓孫子們爬在我的腿上。」

「命運真是奇妙，不是嗎？」

雷諾搖搖頭。

「我很抱歉，老灰。這場仗現在正是關鍵時期。我沒辦法讓你們返鄉，至少現在還不行。」

老灰曾在戰場上修理一台攻城坦克時被三隻寄生蟲襲擊，並成功用一柄弧焊槍和一支沈重無比的扳手把三隻都解決掉。要說服雷諾怎麼就這麼難啊？

雷諾打破了沉默。「不過，很高興你過來了。我今天本來就想找你做任務簡報。」
「我以為我們已經有個企劃在腦力激盪了。」

雷諾咧嘴笑了。「這件事優先。別一副擔心的樣子...」雷諾將一份資料片塞進戰術控制台，一顆小型衛星的遙測影像一下子顯示在上方。「這只是個輕鬆的小任務。」

「這是個進了就退，拿了就跑的任務。」老灰向盯著任務簡報的手下們解釋說。

「支援的陸戰隊呢？」扎爾克問。

「指揮官沒有說，我也沒有問。我們是在造反，不是跳方塊舞。這個瘋狂的團隊已經人手不足了，沒必要從前線把有能力作戰的傢伙抓來，讓他們坐在我們身邊喝咖啡，看我們鑽東西。而且，這不過是個小挑戰。我們進去，拿到東西就閃人。」

「目標是...？」找碴雙手抱胸，挑著眉毛問。

「古利弗下士在六個禮拜前發射的測距探測機不停傳回信號。它們在這顆衛星上偵測到一條珍貴的礦脈。粗略估計大約值五百單位的晶礦。明天早上，我們就要穿過那片墓地展開佈署。」

「所謂的珍貴是有多珍貴？」扎爾克問。老灰按下戰術控制台上的一個按鍵，看著礦脈的資料跳了出來，照亮手下的臉。

「我的老天爺啊。」找碴說。

「看來古利弗的小玩具沒搞錯。」扎爾克說。在人群另一邊，黎安姆·古利弗（他是探勘地質學的教授，從尤摩捷中央大學的一個獎學金計畫挖角來的）把他乾澀的頭髮從側臉撥到腦後，然後將又長又細的指尖搭在一起，形成金字塔的形狀。

「他們沒搞錯。」他露出葡萄乾一樣又小又皺的微笑說。

「那麼，為什麼還沒有人對它出手？」找碴問。

Comment [ML2]: Umoja Central University

「這顆衛星叫戈洛克。有大氣層，但僅能勉強維持人類呼吸。溫度高到連我這樣的新墨西哥老住戶都想打退堂鼓。根據情報，自治聯盟將這裡標記為可地球化的區域，準備把它設成難民營，但這計畫始終沒有完成。沒有登記的地權，沒有探查或監視活動。只是一顆又大又溫暖的石頭，除了我們之外沒人會想看第二眼。」

老灰聳聳肩。「我們只需要和往常一樣進去幹活。唯一的問題就是突擊隊還得去其他地方幹活。他們會載我們過去，接我們回來。但中間只能靠我們自己了。」

「我們有靠過他們嗎？」扎爾克抱怨著說。大家都笑了。「好了，中士，我會帶戰術小組 A 去調整礦驟。」

「我去確認最低限度的必要裝備，列張清單給軍需官。」找碴說。

「最後一件事...」老灰遲疑了一下。「我知道我們加班的工作量比原本的都還要多一倍，而且還有兩趟每趟都比你們當初預計得更長的活要跑，中間還沒有休假，但你們還是工作得比一般工作員賣力兩倍。我只想讓你們知道...我正在想辦法。解散。」

眾人腳上穿著在工作中磨損的靴子，撫摩著長滿鬍渣的下巴，拖動步伐魚貫地離開了。其中一些人和善地向他點點頭。找碴停了下來，低聲地說：「別太著急，老大。如果這是人力能辦到的事，你肯定能辦到。」

然後找碴拍拍他的肩膀，加快腳步跟眾人走了。老灰看著他們走到聽力範圍之外，嘆了口氣。

能這樣想就太好了。

和過去每次搭乘運輸船時一樣，這次的旅程讓老灰的早餐在他胃裡做起了體操。能夠再次腳踏實地的感覺真好，儘管這個腳和實地之間還隔了一公尺半的 T-280 機身。

老灰使勁動了動，感受接合器運作的熟悉感覺。標準的接合器包括一套制式軛具，緊套在操作員的身體上。它有能力精確感應使用者的微小動作，然後轉化為太空工程車的機甲結構動作。機身力回饋模組（當有異化蟲在你身上爬時，就變成是「畜生給我滾」模組）會產生適度的觸覺反應，讓操作者感覺那巨大機甲的肢體就像長在自己身上一樣。

在另一段生涯裡，老灰曾經和一個自學成材的壞脾氣扳手工人一起工作。那傢伙名字叫雷德爾·昆頓，來自某個鳥不拉屎的殖民地。他們成了好朋友，一起想辦法改良並完善一些毛病多到爆的回饋模組。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開始吹噓屬於自己的高階模組，並說只要有錢就會去申請專利。就在這段吹噓的歲月，老灰一面沉浸在雷德爾的阿雷烈酒（直到今天都是老灰這輩子乾過最嗆的私酒）裡，一面初步構想出啟發式生物識別接合器的藍圖。

多年之後，他帶領著整組的工程車駕駛員，把這東西安裝到他小組裡的每一台工程車上。這個裝置會收集每一名操縱者的神經反應資訊，並逐步調整，改善效能。於是工程車駕駛員在機體裡待的時間越久，他們工程車的反應就會越好。到最後，大家都漸漸習慣屬於自己的那一台工程車了。內心其實是名牛仔的老灰，總忍不住想起丘司星的農夫為了預防不時發生的燃料短缺而飼養的那些馬，想起馬鞍上騎士慢慢與鍾愛馬匹熟識的樣子。這種習慣對老灰來說也不例外。他用回收的新型鋼鐵覆蓋他的機體，連最後一絲推進器效能都被他給榨出來，整個硬體幾乎可說是他一手調校出來的。

現在，安全站在地面上（他在想，或者該說戈洛克面），老灰愉快地頓腳抬膝走了幾步，打開推進器做短暫的噴射，並檢查他的輸出指示器。機體運作一切正常，他感到很滿意，並檢查了左邊的戰術螢幕。他手下的工程車駕駛員生命跡象穩定，全部顯示在上面，閃爍出好幾排並列的紅色光點。

老灰環顧戈洛克這顆衛星的环境：放眼望去一望無盡的灌木平原，零星的峽谷座落東方。在西邊，有面陡峭的石壁直通一片臺地，臺地間滿是裂痕般的峽溝和箱形峽谷，一路延伸到北邊和南邊。高掛天上的月亮散發出他所熟悉的一種孤寂美感。那是待過沙漠的人才感受得到的美感。那真是段美好的歲月。

也因此，這項工作才更加艱難。

「把面罩關緊，小子們。我知道大家都很懷念新鮮空氣，但這地方會吸乾你們身上的水份。我們可沒有那麼多水份。把舒適度控制器的功率調高，這樣你們才不會流汗。」不會才怪。那該死的東西沒比大賣場裡的冷氣機好多少。等我們回去，我一定要派一整個小隊的人去改造它們。雖然這件事他早想過幾百次了。

指揮中心很快就蓋好了。不是他們的最佳記錄（老灰檢查過他們的建造記錄，每次希望他們能再次打破紀錄），但和一般的自治聯盟技師相比是快多了。

補給品用更快的速度裝載好了。到了午餐時間時，他們已經準備好展開採礦計畫，選擇他們第一個挖掘點。

觸發蟲族動作和那聲「喀喇」巨響的時間，正好是 16:00 之後。那巨響就像他小時候在魁加達斯外頭的灌木叢間打獵時，某個巨大生鐵陷阱夾在野豬腿上的那種聲音。

14:30 左右，其中一台礦騾的爪子故障了，老灰正幫忙扎爾克和 A 小組進行快速維修。

採用自動控制的礦騾，每次挖掘的收穫量都特別高。它們所能搬運的重量足以把一台太空工程車壓得動彈不得。但它們沒有思考能力，沒有本能，所以老灰訓練過手下如何和礦騾共同作業，校正無聊的遙測數據，引導這些強力的挖掘機器前往最需要它們的地方。再加上這些該死的東西吃能量的速度快得跟什麼一樣。一旦能量耗盡，就需要有好幾個人幫忙充電。

正當老灰為了這台機器忙得滿頭大汗時，一陣預感般的騷癢從他後頸部傳來。他悶哼了一聲，轉頭往別處看去。

在挖掘場的另一端，值星官沃爾夫正將一把熔切槍插進乾枯的岩石表面。接著那聲音出現了——喀喇！——然後沃爾夫就那樣突然消失了。他們腳下的地面突然出現一條巨大的裂縫，並圍繞在挖掘場周圍不斷擴大，就像衣服上的縫線不斷崩裂開來一樣。

老灰左手邊的一顆紅燈倏地熄滅。沃爾夫死了。無數思緒在老灰腦裡奔走著。是地殼崩壞嗎？不對。太有秩序了。完美地環繞著營地，這絕對是經過思考的，絕對是設計好的！

就在這時，第一隻異化蟲從裂縫中衝了出來，將利爪刺進柯特茲的座艙（他是來自莫瑞亞一間高檔機具工廠的冶金學家）。老灰湊近看了一眼，赫然發現那裂縫裡充滿了……充滿了蟲族的軀殼。

該死！得趕快集合，前往指揮中心然後——

但裂縫仍在擴大，包圍了整個區域。就算跑到指揮中心和工具那裡，我們還是會被徹底包圍。老灰掃描了整個區域。有條逐步變窄的道路能通往峽谷，而找碴距離那裡最近。他得趕快決定才行。

「所有人！到烏索羅中尉旁邊集合！穿過裂口往峽谷前進！切開所有擋路的東西！」老灰用力地扯動接合器。異化蟲已經淹沒外圍的人員。和往常一樣，工程車駕駛員兩兩一組進行戰術移動，沒有一絲恐慌，用最快的速度切開或砸爛異化蟲，然後一有機會就朝那不斷消失的逃生口衝刺。如果老灰有時間的話，他會感到非常驕傲。

只是他並沒有時間。異化蟲彷彿永無止盡地不斷從地上那條該死的裂縫鑽出來。老灰看見一隻異化蟲跳到迪恩·莫茲安的機體上（他是彈道專家，從西瑞恩血汗工廠的奴隸合約中解放出來的），開始挖掘他外視窗的邊緣。老灰猛力扯動他的接合器，一拳打進那隻異化蟲的身體，用手臂尖端的夾子抓著牠的腦袋。他用吃奶的力氣緊握他的拳頭，透過「畜生給我滾」系統感覺那隻蟲子的頭骨在他的掌中爆裂。

當另一隻異化蟲跳到他自己機體上面時，他全身震動了一下。他將身體轉向扎爾克。扎爾克正用腳踏穿兩人之間另一隻異化蟲的胸口，然後舉起他的焊槍。白熱的火焰閃動，燒焦的嘶聲和哀鳴從通訊台傳了出來；扎爾克用調到最大出力的焊槍把那隻蟲子從老灰身上轟了下來。

又有四個光點隨著沃爾夫一起熄滅。緩慢踏著步伐，這四人的名字隨著機體腳步的砰隆聲在老灰腦裡一一響起。

砰隆！亞當斯，來自大本德的鉛管工人。

砰隆！小林，離開一支流浪研究艦隊來到這裡的粒子物理學家。

他們就快走到那裂口了，兩台礦騾回過頭去，盡可能地吸引砲火。

砰隆！勒弗勒爾，從哈伯卡那裡挖來的操控介面設計師。

砰隆！阿阮，結構建築師，仍然在為恰里集團工作，並把軍用級裝甲的資料偷出來，用於低收入房屋之上。

大多數人都穿過裂口了。老灰回頭看去。扎爾克和另一名掉隊者正在向棕色潮水般的蟲族噴發電漿。

現在該怎麼辦？就算在開放的空間，牠們也能在幾秒內淹沒我們！老灰緊緊夾住布雷克（在 UNN 工作二十年後退休下來的網路專家）並將他那殘破的機體拋過裂隙。蟲族的潮水就快湧上來了！

得找辦法擋住這個裂口，否則我們都死定了！塑鋼焊槍的殘骸或許能卡在裂口邊緣，為其他人爭取一點時——

老灰看見溫德斯（寧寂星的爆破承包商）在一群異化蟲中倒了下去。另一個亮點熄滅了。

他看見扎爾克回轉機體，顯然有和他一樣的想法。不，不一樣，因為——

扎爾克打開他的熔切槍，把尖端湊近綁在溫德斯機體上的大包爆裂物。站在遠方的扎爾克與老灰目光交會。老灰只有時間低吟出一聲微弱無用的——

「別——」

接著，整個地方變成一片翻騰的火雲。爆炸將老灰的機體震退，撞上另兩個正在撤退的工程車駕駛員。他在那裡躺了一會兒，搖著頭，試著搖去那不斷迴盪的響聲。

老灰站了起來。扎爾克給他們爭取了一些時間，但頂多只有一分鐘。他們必須移動——

「西北西方向，我們機體擠得過去的最小峽谷！座標在你們的抬頭顯示器上！快點移動！」

等到老灰覺得可以讓大家停下腳步時，已是夜晚時分。他們在蟲族來得及重新集合之前穿過了裂口。工程車駕駛員離開視線後，那些蟲子也不再追趕。老灰知道這裡平靜無風的白日環境能防止他們機油的氣味飄得太遠，或許也讓他們變得更難追蹤。但就算這樣，停下來休息還是有可能被趕上。深入這座臺地的蜿蜒狹縫和窄道後，他們發現一個擁有梯狀壁面的巨大箱型峽谷。往外的通路只有兩條，都是隘口地形。這裡就是最安全的位置了，老灰這樣想，所以下了命令。所有人停了下來。老灰打開和古利弗之間的通訊。「黎安姆。我需要這些峽谷的詳細三維資料。越快越好。」

「收到，老大。」古利弗回答後便開始工作，微弱的信號操作聲傳了出來。老灰點點頭，轉向其他隊員。

「好，集合。」

大家照做了，看起來無精打采的，但沒人抱怨。

「我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且都因為奔波而精疲力盡。但在休息之前，我還需要你們幹點活兒。」老灰，到底要幹嘛！？」說話的是艾迪·萊姆斯，來自泰拉朵的一個運輸船長。「這是陷阱。」找碴猛地插嘴說。「我看得出這是個陷阱。我們對自治同盟的那些雜種做過好多次了，不是嗎？我們被送來這裡踩牠們該死的尖竹洞。」萊姆斯接著問。「但牠們怎麼會知道？牠們怎麼可能知道我們要過去那邊！？」

「牠們不知道。」

說話的是戴夫·華納。他曾經為特研部工作三年的時間，從事反生物工程策略的工作。「陷阱不是為我們準備的。不是為任何人準備的。在特殊研究部時，我們曾接過報告，牠們被稱為地雷線。基本上，蟲族找到一個豐富的資源點，但並不開採，而是潛伏起來，藏滿一整窩的怪物，然後進入短暫的冬眠，就像池子裡的青蛙一樣。」

「鬼扯！青蛙可不會從地底爆出來把你撕成碎片，老兄！」

老灰聽夠了。他跳到附近一塊石頭上並大喊。「夠了！」

工程車駕駛員全都停了下來。

老灰嘆口氣。「我不會說好聽的來騙你們。我們遇見麻煩了，讓我們把話講開吧，我們的食物和水都在那個死亡陷阱的正中央。我們在海伯利昂的範圍之外，等母艦回來至少還要兩週時間。而我們手上有的...」

他沉默了下來。古利弗幫他把話說完。

「完全不夠。」

「所以...我需要意見。」

眾人都很沉默。從有印象以來，這還是老灰第一次要他的工程車駕駛員做腦力激盪，卻只能選擇其一。此刻，他們需要的不只是計畫，也不只是領導能力。他們更需要的是鼓舞和激勵。他想起史汪說過的話。

要一個說話不願意超過十個字的人來激勵大家。去。去你的。

然後老灰想起了莉安和他的兩個兒子。他苦苦思索著。

第一步是張開你的嘴巴說點什麼。

「好吧。」他說，但自己也不知道接著要說什麼才好。「好吧，聽著...」

他們都聽著。

「照我看來...這...這個和其他工程問題差不多。這是運送危險材料的問題。是資源管理的問題。是...」

「下水道鋪設。」找碴接口說。

「沒錯！」老灰說。「很難搞的那種。想想吧，有屎跑到不該在的地方了，我們得讓這些屎流到其他地方。所以，要該怎麼搞定？」

「嗯，首先，我們都穿著巨大的建築用器械，」古利弗接口。「至少是比什麼都沒有好。」

「那我們該怎麼運用這些東西？快想！」

「一般來說就是造東西，但現在我們手邊沒有任何材料。」萊姆斯說。

老灰搔著他的脖子，看看四周。然後他一彈手指。

「我們沒有才怪。顯然你們沒去過丘司，見證我的大師之作。」

萊姆斯回瞪著他，然後他笑了。「懸崖。你們這些傢伙去懸崖那邊用力切，切出各種東西來——」「什麼東西都行，最好能弄出一座垂直的城市。」老灰繼續說。「聽著，你們這些傻蛋。」他走回峽谷的中心。「我們正站在一片巨大的建築材料裡。那些蠕動的蟲雜種以為自己會設陷阱？牠們面對的是整個星區裡最他媽厲害、最他媽難搞的工程師小組！」

老灰轉過身，朝眾人走去。「是啊，你們很累。我也很累。跑步還有五十年的工程生涯，還有看著我的星球被聯邦和自治聯盟肆虐，還他媽加上兩場戰爭的摧殘都讓我很累！我不但累，還很生氣，你們應該也是這樣。因為我們又得肩負比其他單位重上七倍的狗屎責任！但你們知道嗎？其實我很高興！我很高興的原因是等我回去——等我回家、回到我兒子身邊、回到我的老婆身邊——我會比任何今晚不在這個深谷的人都感到光榮。「所以你累了，很好！你很生氣？更好。一個疲憊、生氣、沒洗澡、肚子又餓的工程車駕駛員比得上十個值班八小時的戰士。他們拿來一柄湯匙，我們會給他們挖出一個碉堡。他們送我

們一根樹枝，我們能給他們蓋一個要塞！牠們給我們這個巨大孤立的地洞，我們就給牠們挖一個死亡陷阱，可以把那些蟲子壓得扁扁的，扁到你希望牠們再多來一點，好讓我們繼續欣賞牠們死的樣子！我向你們保證...

「待在那艘船上食堂裡的小鬼，還有這星區裡所有還活著的小鬼，全都會又哭又鬧，抱怨著自己為什麼沒機會在這裡見證十六個疲累的工程車駕駛員幹掉一整支飢渴的外星大軍！」

「他媽說得沒錯！」德魯·洛德（在辛恩的冰凍世界瞎挖了十年的油井）大喊，有些人笑了出來並且鼓掌。

古利弗的聲音平靜地從老灰的通訊系統傳了出來。「整個區域的三維成像好了。」老灰立刻叫出三維模組，找到峽谷的位置。他研究了蜿蜒山溝的閃爍影像，然後點選出幾個定點，展示給所有組員看。

「看到了嗎？甚至比我們原本想的還簡單。」

更多贊同的聲音傳了出來，老灰至少聽到了一聲「他媽沒錯。」

「找碴，你能用我們手上的炸藥把入口炸開一點嗎？」

「完全沒有問題。不過老大，我想問你，我們要怎麼把那些蠕動的蟲子引到這裡來？」

老灰嘆了口氣，又想起他的家人。

「我只想得到一個方法...」

他們工作了整晚，慢條斯理，把一切作得盡善盡美；他們只有一次機會。但話說回來，這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他們建造過就算方向歪一公分也會死人的彈射式發射艙。他們曾經制定最低限度的裝備清單，裡面的新型鋼鐵只要多一公克就能讓飛船墜毀在山邊，而少一公克就代表著被刺蛇給射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性命，而不是交到一群熱血小鬼的手裡，倒也是不錯的事。

日出時，老灰巡視著被蟲族佈下天羅地網的營地，這個想法在他腦裡閃過。當他提議由自己來負責這項工作時，其他工程車駕駛員都楞住了。古利弗（直到最後都是這麼該死的溫和又有道理）指出老灰確實連續三年贏得了年度 T-280 障礙賽。就算不是這樣，老灰也感覺為了這項任務，已經有太多好手下為他而死了。

現場一片寂靜。

除了那巨大的裂縫和顯眼的黏稠蟲苔之外，營地看起來和他們當初建好時一樣，安靜、空無一人。

是啊，如果你相信的話，我這裡有條橋好便宜的，賣給你吧。老灰笑了出來。老實說，我還真有橋可以賣。我手上有不少沒用的橋。

聽見老灰的笑聲，找碴透過開放頻道擔心地問。「長官？」

我分神了。得保持專注才行。老灰控制住自己，平靜地說：「沒事，找碴。大家的狀況怎麼樣？」

「機體的日光充能結束了。再過一分鐘開始行動，老大。」

這可能是他的末日，老灰想。見鬼的，以一個老工程車駕駛員來說，我已經逃過太多劫了。兩場戰爭，無數個亂成一團的星球。如果我能保住其他人的命.....

「也是個好下場。」他大聲地說。

「三十秒，老大。」

但是，如果這就是他的結局.....老灰伸手在控制台上點了點。座艙門發出嘶聲打了開來。

「老大！？」

「沒事的，找碴。」戈洛克星乾燥的風彷彿戀人之吻，吹進了座艙。老灰鬆開身上的輓具，感受那陣微風吹拂全身的滋味。

「十五秒，老大。」

他想起了莉安。一頭蜂蜜色的長髮，和她苗條的古銅色身體。她是丘司出身的鄉村女孩。大學時，老灰曾和一個時髦的城市女孩在一起，經歷過七次分手之後，他放棄了她，改和離開高中後就不曾見到的莉安交往。莉安，原本髒兮兮、男孩子氣的她，此時已蛻變

成一個沙漠中的天使。莉安，身上帶著龍舌蘭、鼠尾草，和某種比這兩個加起來都要好聞的不明氣味。

她是我所做過最好的選擇。老灰想。

「五秒.....」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讓肺部擴張。

「四秒.....」

他檢視著計畫.....

「三秒.....」

查詢是否有錯誤.....

「二秒.....」

計算變數.....

「一秒！」

他抓住了接合器。

「充能完畢，全都準備好了！」

透過觸覺陣列，電鑽轉動的感覺傳遞過來。

「老大，隨時可以出發！」

他伸手撫摸自己的脖子，那裡已被風吹得乾燥無比...

「老大？」

老灰點擊了控制台。艙門轟然關上，接著——

——老灰將電鑽埋入地面！

蟲族瞬間做出反應。異化蟲從地底爆飛出來，就像由無數蠕動肢體構成的波浪。牠們震耳欲聾的嘶鳴聲傳到老灰耳裡；半秒後，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事。

「該死。」

他轉過身，啟動推進器，像閻羅王追在身後一樣亡命狂奔。

老灰穿過他們前一天經過的峽谷開口，並選了半公里遠處一個較寬闊的山壁缺口。他們研究了古利弗的遙測數據，並理解到這個箱型峽谷的另一個出口在延伸幾公尺後就開始擴大。戰術小組 B 輕而易舉地改造了那個隘口。

老灰心想，希望它能有足夠的吸引力。希望如此。

第一隻異化蟲花了三分鐘左右的時間（「快到爆表」，要是莉安的話會這樣說）衝到他身邊。他已經準備好了。熔切槍疾揮而出，那隻異化蟲當場被砍成兩半，倒地不起，並在幾秒後被隨後跟上的大隊給踩成肉醬。

但老灰的動作因此慢了半步，而跟上的那些小怪物，老天，跑得還真快。

他用夾子抓住另一隻，把牠像鉛球一樣地丟到前方，然後在向前奔跑的同時將牠順勢碾成碎片。

但第三隻異化蟲在被他用電漿烤成焦肉之前，把尖牙送進了他左手的傳動器。接著，第四隻跳到了他的背上。

老灰從傳動系統感覺到重量遽增，速度減緩。這可不妙。得把牠甩掉才行。

他打開右手邊的控制盒，並做了一次快速的即時更新。他那台 T-280 的外皮隨即泛起白熱光芒，背上的異化蟲尖叫一聲掉了出去。

老灰檢查著儀表板。如果不使用推進器，他的能量剛好夠他抵達終點。這把戲可玩不了兩次，得製造點喘息的空間才行。

他們帶出營地的物資不多，但他的手下有不少爆炸包和幾公尺左右的導線管在身邊。大部分得用在建造陷阱上，但迪恩和找碴利用剩下的少數物資，準備了三個小驚喜，老灰身上正帶這些驚喜小禮物。他伸手向第一個長方形裝置探去，點按控制面板來啟動它。

這是個十分微妙的工作。造成的障礙太大，蟲群會放棄追擊；而若是太小，牠們會把他淹沒。就像在米上刻字一樣。老灰想。「工程的重點就在於細節，」他記得一位教授曾對他這樣說。他覺得這位教授講的應該不是拖著一群凶惡的外星怪物在身後跑。應該是講說如何撰寫精美的計畫案，或者是如何出版年度技術手冊。

去你的，我寧願拖著怪物在身後跑。

老灰轉頭看向那群蟲族。這是個很糟的決定。該死。那些蟲族的數量多到嚇死人。他手指交叉成十字狀並吐了口水來祈求好運。他曾經看自己父親這樣做過幾百次。然後，他把找碴的玩具朝那群蟲子拋去。

轟！那顆震撼手榴彈炸出一片由塵土和翻滾異化蟲組成的蘑菇雲。他聽見其他異化蟲發出嘶嘶聲和嗜血尖叫。

去他媽的神族，真的有效！他為自己拉開間髮之距，但那群異化蟲並沒有失去追擊的興趣。如果說有產生什麼效果的話，那就是我牠們惹火。很好，對付氣昏頭的敵人永遠是件好事。

他抵達了峽谷，並在那些蟲族配合窄小地形推擠成一團（本來就很擠）的時候取得了一些優勢。

老灰用熔切槍殺死了兩隻，並用一支克難的簡易石矛刺穿另一隻。但其他蟲子仍在逼近，他不能冒險讓任何一隻爬到他身上拖慢他的速度。他準備了第二顆手榴彈。

轟嗡嗡嗡嗡...爆炸聲超現實地在峽谷構成的音響環境裡上下迴盪。

老灰回頭看去。不妙。爆炸對牠們的影響變小了，其中幾隻就直接爬上旁邊的山壁全速狂奔。不過，他還是取得了一點喘息的空間。

老灰檢查了遙測數據。該死，還這麼遠，而他已經用掉第二個驚喜了。如果我能活下來，其他參加障礙賽的人大概可以直接棄權了。

為了節省能量，他在之前的即時更新裡關掉舒適度控制器，如今機體裡就和外面一樣炎熱，濕度卻高上一大截。我反悔了。如果我能活下來，我要派一整個戰術小組去研發更讚的吸汗纖維。

另一隻異化蟲擋住了裂口，老灰奮力把電鑽插進牠的體內，但來不及阻止那蟲子把他右手裡的控制回路整個扯出來。

老灰已經很接近了。他跑過一個彎道，然後看見了，是終點前的直線下坡路。他快要成功了！

就在這時，第一隻異化蟲跳上了他的背。他邊罵邊跌跌撞撞地往側面走，讓那該死的東西一頭撞在山谷的壁面上。但這拖慢了他的速度，而他忘記了那些在接近垂直牆面上奔跑的異化蟲。才跑出三步，他身上就多了另一隻蟲子。

然後另一隻。

又一隻。

他擺動身子，用 T-280 剩下的手臂扯下其中一隻小混蛋，但第四隻很快就補上。牠們鐮刀般的爪子刺在他外視窗上。傳動器發出呻吟，他向前的動能在瞬間減弱。他能看見終點就在幾步外的位置，但那裡是那麼的遙遠。絕望般遙遠。

其他蟲族會在幾秒內將他淹沒。他沒辦法再轟炸一次。他會像石頭一樣被釘死在地上了，也沒有足夠的燃料發動推進器。

蜘蛛網狀的裂痕開始在外視窗上擴散。

只有一次機會。是很瘋狂，但他得讓牠們穿過隘口——

鏘啞！一隻異化蟲的鐮刀刺穿了塑鋼，深深扎進他的肩膀。灼熱的痛苦傳了過來。老灰咬牙切齒地喊叫出聲。

要幹就是現在！

他用沒受傷的那隻手點擊了控制面板...

...整個世界變成了白色。綁在他機體上的最後一顆震撼手榴彈在轟然聲中引爆了！

痛楚。

從肩膀上傳來的痛楚。

他還沒死。

老灰睜開眼睛。爆炸把他的機體直接推向峽谷的另一邊。他肩膀上的痛楚來自於那隻異化蟲的鐮刀。那鐮刀仍卡在那裡，只是在爆炸中脫離了它主人的身體。

他透過破裂的外視窗往外看。

那整群蟲族正從隘口蜂擁進來，並直直地朝著——

朝著我跑來。

老灰再度咒罵了一聲，扯動他的控制器。這台 T-280 已經滿目瘡痍。其中一隻腳的傳動器已經全毀。沒關係。他還有另一隻腳和一隻手。他站起來了，並突然理解到找碴和其他所有組員的聲音都正從通訊系統傳出來：「該死，他媽的快挪動你的肥屁股跑起來啊！」他的確在跑了。

他東倒西歪地拖著腳步，像個醉漢一樣天旋地轉地走著，並不知怎麼真的——真的成功走到那面牆邊，把機體的夾子纏在找碴垂下來的拖鏈上。透過力回饋系統，他感覺到找碴和古利弗使勁將他一把扯上天際！

然後老灰聽見了，那是貨運車全速撞上橋墩的聲音，上百隻異化蟲正聚集在他下方峽谷山壁旁。

牠們爭先恐後地往山壁上爬。喔牠們是那樣爬著，那山壁被削得十足陡峭。「異化蟲可以爬上幾乎垂直的表面。」華納這樣說過。

「幾乎啦。」

牠們發出了嘶嘶的叫聲。對，牠們是那樣叫著。找碴撥動一個軸節開關，引爆了安裝在懸崖牆壁上的爆炸物；那個隘口在巨響和煙塵中消失了。「因為所以，蟑螂螞蟻。簡單啦。」找碴說。

然後，那些異化蟲開始一個個死去。

當精心磨製的岩石地面在腳下崩塌，牠們的身體撞上用導管小心翼翼削尖而成的針山時，就這樣死了。

當巨大如柱且經過精心鑄製的岩石發出雷鳴巨響，優雅地迴旋滾落完美整頓的斜坡，落在那些蟲子身上把牠們壓成肉醬時，牠們就這樣死了。

牠們死在流沙陷阱裡，陷坑裡，圈套裡，落石裡。當數量被削減到最後幾隻時，牠們全死在十五名飢渴、疲憊、脾氣暴躁，駕駛機器的老傢伙手裡，腦袋被機械傳動的夾子打成爛泥。老灰把這項工作交給了牠們。這種滿足感是牠們應得的。

當震動的運輸船穿過戈洛克稀薄乾燥的大氣層時，海瑟威中尉的心情十分緊張。倒不是因為降落的緣故。在他短暫的工作生涯裡，海瑟威曾在更加險峻的星球降落。他曾經

盯著一隻憤怒腐化飛蟲的大嘴，緊按他電磁步槍的扳機，拯救了十幾名的戰士。他的軍階就是這樣贏來的。

但不知怎麼，每次和工程車駕駛員打交道，他總覺得自己像是小孩，像是被人發現拿著老爹的強力工具亂玩的小孩一樣。他真不想接這個任務，但沒辦法：吉姆·雷諾叫你做，你就得做。

運輸船平穩地降落了，海瑟威走下船，環顧挖掘場的環境。他眨了眨眼。工程車駕駛員三三兩兩地待在那區域裡。有的坐在貨箱上玩牌，有的靠在敞開的 T-280 座艙上，帽子壓低蓋住眼睛打著盹。

但吸引海瑟威注意的不是這些。整個營地裡都到處都是插著異化蟲腦袋的尖柱。爛掉的腦袋，裂開的腦袋，有些是隨隨便便使用工程膠黏起來的。海瑟威盯著這些，還有新造建築上的那些爪痕。還有克難修理之後重新上工的 T-280，身上到處是縫縫補補的碎片、破塊，還有...蓋在那個傳動器上的難道是啤酒罐？

「你可真會拖，老弟。」

說話的人叫做「找碴」烏索羅，海瑟威在簡報裡看過，但他沒有回應。他只是盯著眼前看。找碴等了一會，看看四周然後咯咯笑了。

「喔這些啊。沒錯。我們是跟蟲族有點小摩擦。」

海瑟威變得結結巴巴的。他張開嘴想說點什麼，又把嘴閉上。然後又張開，又閉上。這樣重複了兩次，他終於說出話了。「怎麼會？那是...你們很幸運...我是說...你們有挖到這次預定的四百單位嗎？」

找碴大笑。「當然沒有了，孩子。」

海瑟威低聲呻吟著。雷諾不會——

「我們挖了八百單位的晶礦。」

老灰在旁邊咧嘴笑了。

吉姆·雷諾回應了敲門聲。

「進來。」

老灰進來了，他看見雷諾正滿臉愁容地盯著一份戰術報告。他闖上報告，揉了揉眼睛。「嘿，老灰。手臂還好吧？」

老灰在門邊放下他的工具箱，走到房間裡。「跟新的一樣。羅利很失望。我想他期待我們能一起寫本如何單手做工程的電子書。」他帶著玩笑語氣回話。

雷諾咧嘴笑了。「太可惜了。若能實地表演一下有多好。」

「我已經實地表演過很多東西了，指揮官。」

「你和我都是。老灰，有什麼事？」

老灰深呼吸了一口，準備好說出他那十個字。有必要的話，或許更多。

「我們工程車駕駛員特殊工程團的產能是自治聯盟同等單位的七倍。」

「八倍。」雷諾回答。「我用...最近的數據跑過了。」

老灰露出一副苦瓜臉的微笑。「是的。我聽說，當我的手下待在那石頭上時，我們和維勒安王子成了好夥伴。」

雷諾大聲吸了口氣。「沒錯。我不得不做一些奇怪的決定。但我們這場仗已經有了轉機！所以如果你是來——」

「我不是。我要的是真正能邁向和平的機會。這種合作的確有一些顯著的優勢。這可是來自工程師的觀點。我們信任你。」

「謝——」

老灰往前湊過去。「重點是...那些數字。自治聯盟的八倍。我們做到了，而且我們在任何你想要的該死地方幫你蓋橋鋪路建房子。我們能那樣做是因為這隊伍裡都是些老鳥，吉姆，不是那群青澀的菜鳥，不是那群在整個星區拿著武器轟來轟去的小鬼。是有家庭的成年人。」

「老灰，沒有人——」

「我還沒說完。我們能創造這些數字不是因為我們無視自己對家人的擔心，而是因為我們真的為他們擔心。這種動力比任何戰鬥藥劑都要強。但那是有代價的。」

老灰停了下來，取出一個遠端面板。「這是我管轄範圍內的機械維修時程表，還有明細表。裡面有我底下每個人的名字。他們需要休息一番。這是輪班表，而且完全配合你公布在艦橋上的航行計畫。不論何時，我們最多只會有四個人下船。你可以簽字了...」

他把面板往雷諾面前送去。

「不然你就得另外找人來幫你管這個技師團。」

吉姆·雷諾用疲憊的牛仔雙眼回看著老灰。房間裡很安靜；在他們頭上的船艦某處，有某個東西掉在甲板上發出鏘啣聲響。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雷諾接過面板。「好。」

老灰回看著他的雙眼。「好。」

老灰轉身離開，但雷諾補充說。「還有一件事...」

「吉姆，什麼事？」

「還記得我要你們做的那個搭橋機具嗎？它可能在某個任務中派上用場。」

老灰點點頭。

「你覺得...在查爾星...蓋一座堅固的小型秘密營地聽起來怎麼樣？」

老灰沒有轉身，只是咧嘴微笑，伸手去拿他的工具箱。